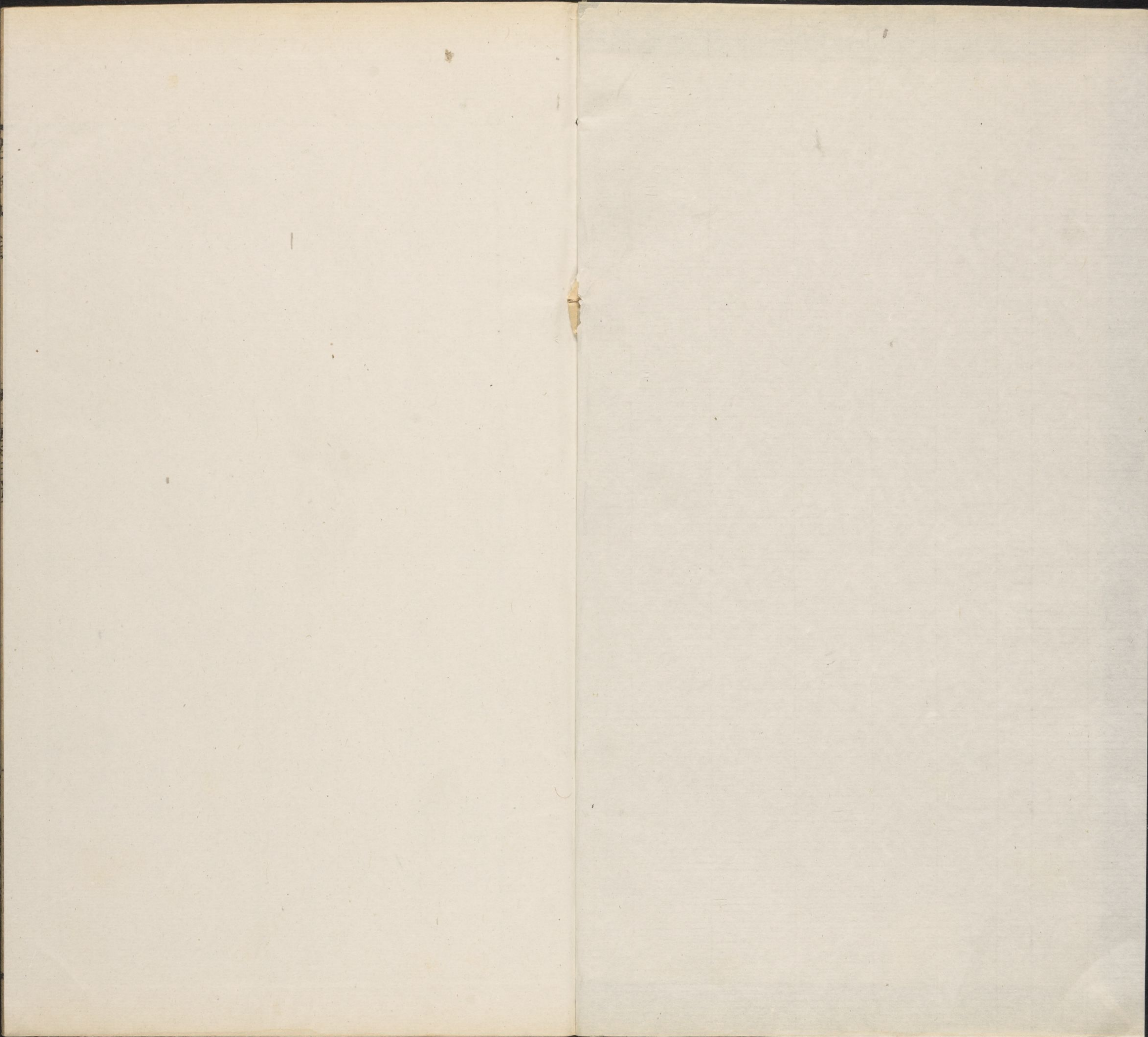


T 5238.07/7922

38



新刊增補分卷生精選古今大體三十一卷

平亭陳廷信仲野自述

陳廷信

天下不可以道遠之也

天下不可以道遠之也

天下不可以道遠之也

天下不可以道遠之也

天下不可以道遠之也

天下不可以道遠之也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三十一卷

政治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周孟醇伯旨甫編次

兵論上

陳傅良

天下不可以近慮之也。以近慮之，天下而不誤。天下者，無有也。先王惟知夫天下之勢難合，而其隙也易開。將以固其難合之勢，不可一日而去德。至於隄防其易合之隙，亦不可撤其備而示之可乘之間。故兵之制常與德並行，而不可廢。三代而後，人君始以兵爛天下，而世之好名之士，若其毒而歛其多，亂必欲一芟而去之。其說益借夫詩書之放牛馬橐弓矢以自證。嗚呼！

呼是其為虜也亦不遠矣夫武王之偃兵非武王之意也勢也
武王以商之諸侯與八百國之衆而遷商之鼎義士薄之則天
下之疑於周者或不少也蓋至於成王周公之世猶未能無不
靜之心武王不亟釋其取天下之具以安天下之反側則夫洵
然而變者未止一祿父也故其道不得不權其宜以自固然其
所以為天下計者未嘗廢司馬也而又其時足以制殘商之純
命亦得以安意為之而無忌好名之士不度天下之勢而借其
說以文太平乃始闢戶斬關開盜之路而招之天下之禍不始
於此也夫昔晉之平吳非晉之福也唐之得兩河於季世亦非

唐之盛事也武帝侈然自以無虞不聽山濤之諫而去州郡之
兵蕭俛段文昌之屬亦無永圖競為偃武之談以中穆宗偷安
之欲藩鎮甲士日凋月耗一旦盜起永寧禍發燕趙而國家無
誰何之者晉祚遂以不久唐之故壤復淪盜淵嗚呼為天下慮
而使淺謀卑見盜太平之名者為之天下之不及晉唐者亦幸
矣

兵論下

陳傅良

銷兵之禍非止無兵而已也而將殘天下之民蓋不幸而有變其勢不得不驅民而用之夫驅民而用之者皆所以委賊也以不報之民而置之無罪之死地故夫銷兵者乃所以殘民也又非止殘民而已也而且將召天下之亂廣澤之陂深山之原武夫悍士臂弓而腰刃以幸國家之釁而不得逞者世未嘗訖無也方無事時則亦竄迹乎牛刀羊肆之間大偷鼠盜以活其生一旦可乘之隙則嘯聚崛起角出而衝行皆勅敵矣嗚呼其禍豈止于外陵也哉於此有術焉可以一舉而兩獲非惟可以

弭亂而反藉之以集天下之功而人主常難於行之則亦不知
變也昔管仲嘗取人于盜而高祖爭天下徃徃皆販繒屠狗之
人武帝剪伐四夷亦嘗求斲弛之士而用之則夫此一族者雖
足以擾天下亦足以利天下也州綽刑削樂氏之勇也范氏而
能樂氏則亦宣子之勇也人主方窘于無兵而可棄斯人也哉
致斯人而用之不猶愈於肉服慄之孱民以飽垂涎之物我不
然而棄之山澤以自貽患君子所深憂也揚子雲曰御得其道
則徂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徂詐咸作敵故徂詐非不可用地
而御之之難也羅之以禮以愧其心鼓之以義以作其氣懸之
以重賞以盈其欲貫之以寬以責其效亦庶乎其可也

兵論

馬端臨

按周官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
為師五師為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
任也者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教練之數也
司馬法地方一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
四井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
此調法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
任事之外家家使之為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
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為五百一

十二家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法共出一人也每旬
姑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
八十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調發方及一人也教
練必多則人皆習於兵革調發必簡則人不疲於征戰此古者
用兵制勝之道也後世士自為士農自為農工商末技自為工
商末技凡此四民者平時不識甲兵為何物而所謂兵者乃出
於四民之外故為兵者甚寡知兵者甚少一有征戰則盡數驅
之以當鋒刃無有休息之期甚則以未嘗訓練之民而使之戰
是棄民也唐宋以來始專用募兵於是兵與民判然為二途倭

曰教養於平時而驅用於一旦然其季世則兵數愈多而驕悍
而劣弱為害不淺不惟足以疲國力而反足以促國祚矣

兵術論

劉勰

太古淳朴民心無欲淳澆則爭起而戰萌生焉神農氏弦木爲
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後蚩尤強暴好習攻戰銷
金爲刃割革爲鉀而兵遂興矣黃帝戰于涿鹿顓頊爭於不周
堯戰丹水舜征有苗夏討有扈殷攻葛伯周伐崇侯夫兵者凶
器財用之蠹而民之殘也五帝三王弗能弭者所以禁暴而討
亂非欲耗財以害民也然衆聚則財散鋒接則民殘勢之使然
也故兵貴伐謀不重交刃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也善用兵者
不戰而勝善之善也王者之兵修正道而服人霸者之兵竒譎

變而取勝夫將者國之安危民之性命不可不重故詔之於廟
堂授之以斧鉞受命既已則設明衣鑿凶門臨軍之日則忘其
親援鼓之時則忘其身用能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
顧於後以全國爲重以智謀爲先故將者必明天時辨地勢練
人謀明天時者察七緯之情洞五行之趣聽八風之動鑒五雲
之候辨地勢者識七舍之形別九地勢練人謀者抱五德之美
握二柄之要五德者智信仁勇嚴也二柄者賞罰也智以能謀
信以約束仁以愛人勇以陵弱嚴以鎮衆賞以勸功罰以懲過
故智者變通運奇之府也兵者詭道而行以其制勝也是以萬

弩齊毅孫臏之奇千牛俱奔田單之策囊土壅水韓信之權拽
柴揚塵樂枝之謫舒車豕突尹子之術雲梯煙浮魯生之功用
奇出于不意少可以挫多弱可以折強况夫以衆擊寡以明攻昧
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就下兵之勢避實而擊虛避強而攻
弱避治而取亂避銳而擊衰故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
則兵無成勢水無定形觀形而運奇隨勢而應變反經以爲巧
無形以成妙故風雨有形則可以帷幕捍寒暑無形不可以關
鑰遏也是以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如畏雷電擊無常處善守
者敵不知其所攻如尋寰中不見其際視吾之謀無畏敵堅視

吾之堅無畏敵謀以此言之不可不知也夫將者以謀爲本以
仁爲源謀以制敵仁以得人故能謀制敵者將也力能勝敵者
卒也將以權決爲本卒以齊力爲先是以列宿滿天不及朧月
形不一光不同也虎兇多力而受制於人者心不一力不濟也
萬人離心不如百人同力千人遠戰不如十人俱至今求同心
之衆必死之士在於仁恩洽而賞罰明胥靡者臨危難而不懼
履水火而如歸非輕死而樂傷仁恩驅之也將得衆心必與同
患暑不張蓋寒不御裘所以均寒暑也隘險不乘丘陵必下所
以齊勞逸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饑渴

也三軍合戰必立矢石之下所以共安危也故醪醪汪流軍士
通醉温辭一曰此師人挾纊苟得衆心則人孰趨死以此衆戰猶
轉石下山決水赴壑孰能當之矣



兵誌論

歐陽脩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
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苟利趨便
至於無所不為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
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
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
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
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
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為亂又其甚也至困

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疆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若乃將卒營陣車騎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記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迹以為後世戒云

將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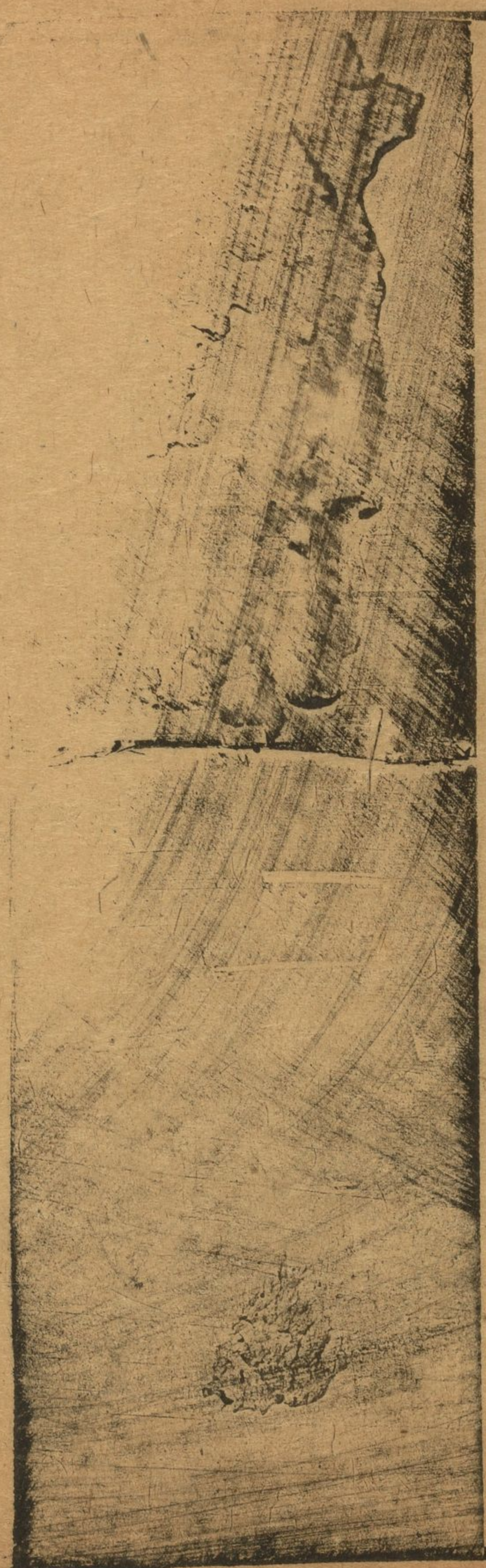
荀悅

昔之善為將者必其威信足以服士卒而恩意足以結之然後可與冒鋒鏑同生死蹈堅履危如手足之捍頭目而子弟之為父兄戡難却敵以邀成功此非可以一朝夕致也齊用司馬穰苴為將而次舍井竈飲食醫藥皆身自拊循之與士卒平分糧食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赴戰而燕晉之師聞之解兵罷去盡復得其故境魏用吳起為將而起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有病疽者至為吮之士皆樂為之戰而秦兵不敢東嚮韓趙

賓從何則所以用一卒者用其力也欲用其力而不得其心力不可用也欲得其心而恩意不足以結之心不可得也譬猶毆市人以戰聞金鼓之音見旌旗之色則渙然離矣奚望其有殺敵之功哉韓信之下井陘令背水為陣旣破趙軍吏問之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撫循士卒經所謂毆市人而戰之也其勢非置之死地人人自為戰今即予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由是觀之士卒非素撫循雖使韓信為將不置死地不足以用其力况

其餘哉漢以魏其韓大將以擊吳楚所得賜予置之廉下令軍吏裁取殆盡而孟舒魏尚之守雲中皆以私財饗士古之良將類多如此唐有祿山朱泚之變而郭子儀李光弼李晟馬燧渾瑊之徒起而定之此數子者雖其材略過人遠甚亦其所將皆舊部曲威信恩意足以感服之故能必其成功不然如高僊芝封常清非不號為名將而募市人以抗大敵未有不折北不支者也今朝廷將帥之任取具臨時兵與將初不相識未聞有能以恩意拊循士卒者間有效古人之所為則又以疑其私恩收士卒心嗚呼欲責其成功不亦難哉為今之計莫若遴擇將帥

而任之使得拊循其部曲而一切待之以成庶幾其可也



將畧論

王 獻

炙轂子曰昔祝其之會仲尼云夫有文德者必有武備遂斬萊人頭足異處故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以古之儒者服逢掖之衣頂童甫之冠佩環珞負櫛劔近代文儒耻言兵事苟或議及則僉謂之克人今以翠華去艷鎬黃屋軫堯心率土之濱莫寧啟處方可論兵粗議將畧矣且自罹亂已來儒道既息武弁是崇然而將帥多以勇力爭強少有精練兵機而懷謀策者所謂以強凌弱以衆暴寡迭相吞筮適足以塗炭生靈構怨結禍夫兵之成敗在將帥之器能各有限劑須定等差淮陽侯漢高

古論大義 卷三十一
祖論絳灌以下用兵多少信曰陛下可將十萬衆所謂能將；
不能將兵夫高祖之雄才大畧尚如此况其下哉楚子玉賢大
夫也亦不能越三百乘是以王翦能將六十萬而李牧不能二
十萬此方見將帥才器之大小也凡為將料敵之情偽而後決
策制勝須知彼師之能否乃操我之所長假如韓信能設伏走
我則逐奔不遠從襲不及白起能攻城野戰則當深溝高壘以
挫其銳俾蜂蠆無所施其毒螫虎狼不能逞其爪牙本謀既壞
伺其大隙而擊之因變竒正以待敵整衡軸以攻險兵法曰始
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距此兵之要也司馬宣王

曰諸葛孔明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
十萬已墮吾計中破之必矣及鄭褒亦能知毋丘儉好謀而不
達事情文欽勇而無筭至儉兵敗皆如其言又潘濬見樊仙為
武昌從事與州人設饌十餘度自起比至日中可得知以兵五
千足以擒之果在濬之度內漢王謂魏大將栢直口尚乳臭不
能當韓信謂騎將馮敬雖賢不能當灌嬰謂步將項它不能當曹
參吾無患矣乃使韓灌曹三將軍果大破之後魏高祖宏曰青
齊之兵可以禮遇徐兗之卒理須義撫斯測度將卒之明驗也
今之將帥多不自量其才器又不知彼之短長率爾合戰卒然

求勝由聚卵以擊山驅羊而鬪虎欲期弭兵靜亂不亦難哉帝
王宜開英鑒審將帥之器量文武之才則崇勲大業庶幾可立
夫宰制山河剗割疆宇舉大綱則易定茲苛細則難安故子房
佐漢畫大謀六七件遂定天下孔明荆蜀決沉機三二策據成
鼎峙英雄之大畧將帥之宏規也安危之機亡存之要審諸將
畧可見徵焉

將權論

林 駟

古者典兵之職分為將者無吝權後世典兵之職專為將者多
貪權夫有攻取之將有守衛之將攻取之將出入於行伍之間
及奔走於矢石之下兵無常聚將無常職固無徘徊吝權之意
守衛之將從容於殿陛之下循徼於朝夕之頃兵有常守將有
專權易有負固要上之心古之聖人所以防徼杜漸之意甚微
矣是故兵非不聚也而不得以調其兵權非不專也而陰有以
制其權此成周盛時周廬清肅王宮尊嚴而無意外之虞者有
由也夫何漢唐之慮不及此耶嘗觀周之兵制無事則散之田

敵有役則召以縣師而宿衛常養之兵則有虎賁之士八百人至六軍之徒一軍百人大司馬之屬徒三百有二十八又在虎賁之外然不常有而虎賁之祿比下士足以代祿蓋庶人在官者也夫宿衛有常兵虎賁有常守似若漢唐禁衛之制然攷之書稱太保仲桓南宮毛俾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是齊侯有握兵之重而不敢發兵太保有發兵之權而不得握兵事權相維彼此相制初何害其宿衛之有常守哉嗚呼二兵至末也百士至少也而二三大臣叅互職掌是以兵之與將居然若無其為謀也審矣至漢以南北軍為重唐以北禁軍為

重故國命實係之平居無事之時初未見其為利害倉卒患難之際一舉手伸縮則輕重隨之此無他握兵發兵之權皆歸一人則職之專者驕之府勢之窮者厲之階此其理之必生也周勃之平諸呂必籍南北軍以誅之乃令人告衛尉毋納呂產蓋懼兵權之相敵是漢之所恃以弭亂者惟南北軍為命耳文帝之承大統亦藉南北軍以鎮之是夜即令代邸舊人張將軍兼領其權是漢之所恃以服衆者亦惟南北軍為重耳嗚呼南北軍之在漢也如此夫何一移於權臣再移於外戚而漢事去矣霍氏內領尚書外領軍馬而又使其子為奉車都尉領胡越兵

其婿為東西衛尉領宿衛卒啟異日之邪謀待以將兵之權足恃矣王氏兄弟根據世掌兵柄羊阿侯譚成都侯商紅陽侯音以特進領城門兵莽則始以右將軍兼衛尉後以大司馬領軍事卒移漢家之鼎璽亦以將兵之權得專矣此漢典兵之職專而將得以召及也武后時武攸宜歷左右羽林將軍總禁兵十年后之意蓋有在也張柬之將誅張易之等於是以前彥範啟暉為左右羽林故能集事使禁兵尚在諸武之手則柬之無所措其謀韋后欲圖不軌以從子從弟分領左右羽林亦武后用武攸宜之意也玄宗時為臨淄王引軍夜起乘其不意斬韋播

等羽林之軍相率而應之故能以有功使播等尚得以抗衡則臨淄王安得定其難嗚呼此禁軍之在唐也如此夫何一變於宦官再變於方鎮而唐業微矣魚朝恩專神策之兵劉國珍任大帥之權兵要政機勿使參預蕭復言之而不見聽神策禁兵乞付六臣柳伉言之而不能用西頭之勢乃重南衙高元裕言之而不能行終唐之世北軍事權一出閹官予奪廢置自如其意及崔昌遐召朱全忠之兵以制之而唐亦亡此唐典兵之職專而將得以稔禍也夫總熊羆伎之衆據虎豹岩之關其志易至於縱肆其權易至於震懷非分其權奪其志默制於

冥之中又安能入吾鞭笞駕馭之術哉漢之南北軍唐之北
禁軍既即周人虎賁宿衛之意周人分其職於調發之時漢唐
禍亂職於出入之頃此漢唐禍亂相繼不及周之遺意也遠矣
方漢之用周勃宋昌唐之用東之臨淄王權宜濟事已非漢唐
之獲已况時變事易漢之所典者權臣外戚唐之所典者宦官
小人無怪其事勢之迭變也噫復成周之美意革唐唐之陋政
未嘗不嘆我藝祖之遠謀然嘗攷二司之顛末邇三衙之原委
而熟知其故矣侍衛司始於梁其名易世而後定而都指揮則
方鎮之軍校號也殿前軍始於周簡天下猛士為之而都點檢

則實位指揮使之上也漢周以來職位隆重史弘肇之領宿衛
也內與鈞樞迭相抗衡外領節鎮凌虐官吏李重進之領宿衛
也陰懷異心自相猜忌異時勢窮猶敢跋扈噫五季失圖國威
不振獷然自肆可也大明當天魑魅羣伏益我藝祖籌之久矣
其建隆二年也韓令坤平重進而歸表解軍職延昭賀長春而
來又表解軍職而點檢之職臣下避不敢居於是天子之朝綱
振矣開國謀臣一言悟主杯酒從容轉移間耳曩之侍衛指揮
去而之天平曩之侍衛虞侯去而之鎮寧曩之殿前點檢曩之
殿前指揮又去而之歸德之忠正間雖遙帶軍職而兵權實不

在焉非心邪念永釋雲散而如石如高如魏歸鎮幾二十年功名保全老死牖下此豈無所自來哉自時厥後軍政一新兵之符籍雖在三衙兵之號令實在樞密其在三衙也即周命齊侯之意其在樞密也即周命太保之制分司散主體統聯屬使漢唐以來二千餘年間紛紜之變一旦盡去嗚呼藝祖之規模遠矣哉

權論

馮用之

大哉鼓天下之動成天下之務反於常而致治違於道而合利非權其孰能與於此乎夫權者適一時之變非悠久之用然則適變於一時利在於悠久者也聖人知道德有不可為之時禮義有不可施之時刑名有不可威之時由是濟之以權也其或不可為而為則禮義如畫餅充饑矣不可施而施則禮樂如說河濟渴矣不可威而威則刑名如沿絲而焚矣豈惟乖理適足資亂故用權之際道德可棄禮義可置刑名可弛及乎發號施令如風偃草衆知嚮方莫敢不服與夫道德禮義刑名之功又

何異哉雖曰棄之置之弛之蓋殊途而同歸也故權者國家之利器也輜重可離而權不可失兵食可去而權不可無迅雷發則群物譙大風起則萬彙振嚴霜冽則衆木落遲日昇則百卉秀孰為此者曰天地也天地尚或用之而况於人乎夫休祥不見則中冓之君不能力行而濟於聖咎徵不作則殘暴之主不能革心而至於道福其善君子所以知勸禍其淫小人所以知戒夫天之德至仁也地之道無私也至仁則不傷於物何乃行肅殺之令乎蓋秋不殺則春無以生矣無私則不黨於人何乃垂災沴之變乎蓋惡不瘳則善無以彰矣一弛一張天道乃長

一懲一勸天道乃遠觀天之道則天之行盡矣是以君子則而象之體而行之故當不合用而用不合棄而棄不合賞而賞不合誅而誅者皆從權而制宜也聖人以神道設教俾民日用而不知權之時義大矣哉高宗知傳說之賢欲委之代天取於阜隸之徒儀於百辟之上慮群情弗協事難以濟故稱夢得賢相乃刻像而求之商之中興賴善權之主也文王知太公之賢欲擢居輔弼搜於屠釣之間致於三公之上庶士靡靡恐未適從故稱天遺我師乃出敗而獲之周之永年賴善權之君也此二君苟懼設詐之損德固執信而循常則傳巖虛老而莫伸渭濱

沒齒而不用棟梁斯壞其何以興夫權之大端在於利害而已
矣利萬而害一害之何傷害百而利十利之必亡苟害於事雖
鄙僅之議君子懼之苟利於後雖先王與教達人抗行也子雖
至親西伯食其肉不然則死於羹里也父雖至尊沛公索其羔
不然則臣於項籍也西伯非不慈蓋子已死不食則已身亦斃
沛公非不孝蓋其父為虜奔赴則已身亦降又何益乎能捨無
益之慈孝成莫大之基業大人之權變不可得而聞也夫是非
未明向背未定成敗未測取與未決當此之時行權之時也故
權可以明是非定向背測成敗決取與穰苴布衣見景公景公

委之以兵柄斬一寵臣三軍畏懼克成其功也孫武被褐謁吳
王吳王試以教戰戮三嬖妾衆女整齊卒顯其能也易曰巽以
行權巽風行也無不可動之物無不可往之所權之用無不可
治之時無不可成之事昔晉文公見天王于河陽譎則譎矣而
夾輔之勲垂於史冊鬻拳諫楚子以兵刃悖則悖矣而盡忠之
節著於春秋夫事有先奪而後與先順而後取太甲不治伊尹
放之俟其改過而反其政公子光謀亂伍胥避之乃進專諸以
成其志然後盡事君之節雪殺父之寃不其偉歟夫乾坤之道
易簡也而猶窮則變變則通通則能久故王公設權以固其國

古言水觀 卷三十一
知變以馭其民善馭者視人如嬰孩悟之誘之莫不胥悅不善馭者以民為規矩謂方圓定矣不能苟合善權變者如奕棊馬或取或捨或進或退無固無必皆任其勢也捨非資敵蓋捨小而取大退非怯彼蓋進損而退益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得非權之難耶觀其相魯君於夾谷挫齊銳於罇俎當是時齊侯強而不強魯國弱而不弱聖人之智不亦多乎夫獸廢爪牙則充群獸之腸矣禽鏃羽翮則供衆禽之羞矣人失權變則為英雄之資矣三十輻之車制之者柅萬乘之國統之者權五賊在心神至聰而莫測

三盜既興物雖衆而皆覩至哉始離而終合始逆而終順始非而終是始失而終得權之旨也或曰機之與權同乎異乎對曰異也設於事先之謂機應於事變之謂權機之先設猶張羅待鳥來則獲矣權之應變猶荷戈禦獸審其勢也知機而不知權者得於預謀失於臨事知權而不知機者巧於臨事拙於預謀知機而知權者帝霸之君矣王佐之臣也自五帝既降捨機權而論治天下者未之有也

謀論上

陳傅良

古之謀人不惟其善因天下可為之資而至於摧敗棄衄之餘
九亡而一存者尤善謀者之所貪也蓋天下之治不生於福而
生于禍資者勝之基弱者強之府故善謀者尤欲得之昔者勾
踐之喪邦亦嘗有所不恐欲死于一決之快矣獨范蠡知夫會
稽之棲所以餌夫差而釣之者也於是諫止其君陰携而陽厚
之以秦吳而飽其欲故吳之心自以為無越而不知越之志未
嘗不在於無吳也潢池之會一舉而蹙之范蠡之蓄此久矣漢
之留侯蕭相國亦越之蠡也夫以高帝百敗之困不足以當楚

之鋒亦明矣而二子乃深喜之會之鴻門而不耻遷之南鄭而不恨示之焚棧而不與爭委之以太公呂氏而未嘗一日即而取之也凡此數者皆留侯蕭相國之謀就高帝之敗而為之地所以驕項氏而昏其智也項氏侈然自大旁若無敵垓下之圍一合而項氏之肉已齧于漢軍之刃矣故夫天下之不可為者是乃大可為者也而無謀者又誅之有高皇勾踐之勢而不出于范蠡留侯蕭相國之策反以其所驕人者自驕而甘于敵國之所秦一旦隙開搏手無策不得已駈久厭之兵而戰之每遇輒却則曰用兵者之罪也嗟乎用兵何罪哉

謀論下

陳傅良

或曰戰可以無謀勝乎曰有之矣幸也非福也一勝之幸雖趨亡之國垂沒之將亦有之而曉兵者不之畏昔秦之二世諱於言反狼貪鷹搏者滿天下而二世晏如也俄而周文百萬之衆叩關而攻二世倉卒空山西之甲付之鄣却以禦之却師一出三擊而三走文矣未幾而馘魏咎尸田儂仆項梁感趙歇堂堂之師所向如壓卵而竟無救于秦之亡捷奏未絕而漢王席卷之師已瞰秦鼎矣蓋秦之兵本於無謀而出于倉卒救敗之急而章邯復輕用之此固在劉項掌握中也故夫曉兵者知夫無

謀者之戰不可以久也則為之退避以老其師淹延以饑其財
欲叩欲闢以疑其心一軍驚其東一軍懼其西以分其力陽遣
使以緩其怒陰遣間以開其隙夫以不素定之謀加之以不素
信之將而又用之以不素練之卒幸而一勝而敵以多方謀之
必有墮其畫中者矣嗚呼為天下者不幸而失先定之謀幸而
得偶然之勝正當守之以堅養之以徐而發之以審慎無為敵
人所誤而墮其畫也哉

賞論

牛希濟

賞勸之典所以顯忠尊賢而待用感入之心使各盡其材以顯
於時以為立身揚名之本故冠冕衣服車輅祭祀之儀皆以品
秩為差君子之人其甘心焉孜：於善希公朝之祿賞可以榮
於家可以榮於宗廟祖考賞之義也大矣哉今國家懸高科虛
重位此文士之賞也計首級視所傷此武士之賞也文不中理
宗伯所棄殺傷奔北軍法所諫擇善勸人亦以明矣衰世之中
文假他人之手身居書辭之列名陷澆浮之中坐登卿相之位
射不穿札生不見敵榮持斧鉞之柄行居將帥之任皆藉累世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之基業或曰勲伐之餘名竊位尸祿觀者憤嘆而已至有文之
衰也行為四海推重不成一名不沾寸祿老死凍餒之地或有
獻一書陳一策探治亂之精微盡當時之利病君上不省察奸
邪者深以為嫌縱未能顯加明誅彷徨馬擠之於散冗斥之於
外任不復省問可勝言哉武之衰也弓聲劍氣立為勅敵馳突
擊刺於橫陣之前出入如鬼神謀取必勝瘡痍遍於首面身委
卒伍之中老棄瘦馬之列或有破一大敵擒一渠帥賞不踰外
藩之職賜不越繒帛之微捷聲已振於萬里姓名未達於九重
降符節益封土翻為統帥之福豈不悲哉文之求也既不因於

行藝武之用也又不因於材力乃有溫漉溺之器以媚黃門者
有繫鞋自名以從公相者履歷官常出入藩翰其餘資財以致
名第以榮郡邑者不可遽數之况時君幼主有宴樂玉堂從禽
曹章發自愉悅之意聽從左右之言淫樂之叟優倡之子錫以
朱子升於官秩下致飛禽大馬之微物亦光於封賞且國家以
五岳四瀆為視公侯之秩乃崇其禮尊爵敬神之道也今廝養
禽獸之屬皆列于官與士君子比肩于朝無神怨乎故志士仁
人甘心草澤沒身白日不復思用力以在位者為深恥昔仲叔
千奚救公孫文之患請以繁纓假借也孔子曰猶不如多與之

古言大觀
卷三十一
廿七
邑將以定永代之制杜萌漸之謂也漢明帝不以館陶子郎寧
賜之百萬曰夫郎出宰百里上應列宿不可虛授信夫為中興
之嗣也且賞勸不恒服章紊亂君子在野小人在朝將難以守
四海之業若善人在位紀綱大定賞罰必中百官稱職天下焉
能為亂

備論

陳傅良

善用兵者必掩人之所不意夫掩人之所不意者所以乘其所
不備也如乘人不備而不知人之乘其不備亦豈長于兵者哉
大抵邀虛擊懈之師非惟吾能知之人亦有能知之者矣恃我
之所能而墮于人之所能故曰用兵之道奇于難昔者吳楚之
西向也條侯以其三十六將之兵填然而東趙涉以為不可也
莫若寂鼓仆旗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入武庫然後聲而馳之
則諸侯愕眙失色以為從天而墮矣嗚夫孰知吳有田祿伯亘
將軍者已慮及此乎田生之謀蓋欲以奇兵循江淮而上先入

武門而巨氏亦欲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之粟以徐俟漢軍之
至則夫趙涉之所以說亞夫以出吳楚之所不料者正田生巨
氏之所欲疾馳以先漢兵之所不及者也使二子之計行則亞
夫
申而趨不虞吳兵之至吳人以其未試之
鋒適會亞夫於其所貪之境吳楚之師不遇于武關亦接刃于
洛陽武庫之間以漢不虞之懈當吳未試之全嗚呼茲固鄧都
尉之所憂也哉吾觀周侯之功蓋出於鄧公之謀委梁以敝吳
而深營固壘以坐待其羸乏故得全制之使吳而聽二臣之
言以其死鬪之銳不耗于梁而決戰於漢則夫趙涉之說是乃
嫁禍於亞夫也亞夫豈不危乎哉然則涉之說獨行于漢而二
臣之言不售于吳者天之相漢烏耳嗚呼為將者甚無愚敵而
幸於天之所相哉

備亂論

鄭獬

備天下之亂者古今大勢可見已而未能有善備者也始周之諸侯相禽獵割而為六國卒併於秦秦以諸侯之亡周也乃為之備諸侯一刻其根孽而郡縣之遂至天下無一繩之維諸侯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布衣之禍故高祖不由尺土暴起於風埃之中五載而成帝業漢以郡縣之亡秦也則又為之備郡縣而又裂其土地以侯諸侯王盤踞過強卒用不終而布衣則不作其末乃有外戚之禍賊莽窺其隙遂盜有漢室及光武之再開關以外戚之亡西京也而又為之備外戚乃不復委重宰相而

尊用臺閣三公拱袂而守虛器外戚則不作而其末乃有閹豎
之禍積其殘暴酷烈而終之董卓天下遂睽而為三魏氏以閹
豎之亡漢也則又為之備閹豎痛掃刈之一歸其房閹之役閹
豎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強臣之禍故司馬父子襲據大柄更四
世而禪其國晉氏以強臣之亡魏也則又為之備強臣而培植
其宗族雖愚兒懦子皆付以大國強臣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宗
室之禍朝而為帝暮為囚虜五胡乘之遂荒中國湓漫橫流以
至于唐太宗乃頗究覽其失得而為之大備焉及其末也則又
有藩鎮之禍梁唐晉漢周皆以藩鎮而更為帝夫歷世之亂者
其所以備之者不為不至窒一穴穿一穴何禍亂之不息也蓋
未嘗取天下之公制而獨以己之私者備之耳成湯周武以諸
侯得天下而商周末嘗輒廢諸侯豈非用天下之公制者耶惟
其公也故後世之長父繇秦而來獨汲汲備其私者又矯之過
嗚呼不得聖之法而備之奚有不速弊者耶

漢唐備邊論

林 駟

漢之邊防簡於高文而詳於武帝之世唐之邊防密於太宗而疎於玄宗之後夫自簡而詳者非曰得率然首尾相應之勢也武帝喜功之過也自密而疎者非曰得護風寒數處之要也玄宗而下不知備邊之道也蓋漢自高祖平城之圍以匈奴數侵代地遂北置雲中郡以備之迨至高后孝文匈奴知北邊有備於是自隴西北地入然漢之邊防亦不過此爾自夫武帝好大喜功始自遺禍而入寇之路始廣不出上谷則出定襄代郡其後又通西域欲以斷其右臂而單于之兵反自其所置之郅而

入然後漢兵往來於秦涼之北而不得息夫東之於遼西北平西之於張掖酒泉中之於定襄鴈門疆場廣莫靡有定所有不勝其為防者豈非武帝有以速之耶唐世匈奴之患莫甚於吐蕃太宗之初為之防患矣天下十道分置都督而隴右一道乃居其八天寶之初易為節度而隴西節度使之兵凡七萬五千又附以劍南三萬九百人其為西戎之患豈不極至自夫河北難作兵皆東徙其後吐蕃乘虛內侵不數年間隴右數十州相繼陷沒豈非謀事之疎以至是也然嘗論之漢之失於喜功唐之失於寡謀固不免有備禦之難而能經畧邊事使夷狄尚不

敢輕視中國亦不為無策也本始中匈奴常帥十餘萬騎南芴塞以寇而趙克國乃將四萬騎屯沿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克國乃總領於其間非老將為謀之審耶太和中李德裕建籌邊樓於劍南四川按南道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圖之右而弓弩甲冑人皆素備總十一軍而作杖義城作禦侮城作柔遠城二邊浸懼南詔東服夫以十一軍皆雄邊子弟而制二邊非德裕之善謀殆不能也嗚呼使漢唐任禦邊之寄皆如趙克國李德裕之謀又何西北之足憂哉然觀漢之單于鳴鍾渭橋貢琛漢廷不至如前日陸梁

古論九
卷三十一
一備邊
之態而唐之吐蕃南詔相挺為患卒與唐終始者豈非漢之備邊之策周思曲慮不若唐之踈畧耶夫發武軍以瞻邊兵發少府以給邊費北邊諸郡持藏兵器西北二邊分養苑馬其備甚悉矣徙邊之民廩給衣食北邊騎士輶車不算邊民被害饑寒相失則天下共給其費六郡良家子則給以期門羽林之選其恤邊優矣內郡有守有丞而已邊郡又有長史以掌兵內郡之縣有令而已邊縣則又置障塞尉其設官又備矣彼唐之區畫備禦果若漢之備且盡歟毋怪乎唐之邊患三百年間之無寧歲也

安邊論

何承天

漢世言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課其所言未有遠志加塞漠之外胡敵掣肘必未能摧鋒引日親自開張當由往年冀土之民附化者衆二州臨境三王出藩經略既張宏圖將舉士女延望華夷慕義故昧於小利且自矜侈外示餘力內堅偽衆今若務存遵養許其自新雖未可羈致北闕猶足鎮靜邊境然和親事重當盡廟算誠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蹤衛霍瀚海之志時事不等致功亦殊寇雖習戰未久又全據燕趙跨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大田淮

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方召摠率虎旅
精卒十萬使一舉盪夷則不足稍勤王師以勞天下何以言之
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非皆耻為左衽遠慕冠冕徒以殘害剥
辱視息無寄故繼負歸國先後相尋虜既不能校勝循理攻城
略地而輕兵掩襲急在驅殘是其所以速怨召禍滅亡之日今
若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大翦幽冀屠城破邑則聖朝愛育黎元
方濟之以道若但欲撫其歸附伐罪弔民則駿馬奔走不肯來
征徒興巨費無損於彼復竒兵深入殺敵破軍苟陵患未盡則
困獸思鬪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秦漢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

安邊固守於計為長臣以安邊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其端嚴
尤申其要大略舉矣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
百里魏捨合肥退保新城江陵移民南浹濡須之戍家停羨溪
及表陵之屯民夷散雜晉宣王以為宜從江南以北岸曹爽不
許果亡祖中此皆前代之殷鑒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畜牧之地
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敝雖時
有古今勢有強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四一曰移
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纂偶車牛四曰計丁課伏良守疆
其土田驍帥振其風略蒐獵宣其號令俎豆訓其廉耻縣爵以

縻之設禁以威之徭稅有程寬猛相濟比及十載民知義方然後簡將授奇楊旌雲朔風卷河冀電掃嵩恒燕弧折卻代馬摧足秦首斬其右臂吳蹄絕其左肩銘功於燕然之阿饗徒於金微之曲寇雖亂亡有徵昧弱易取若天時人事或未盡符抑銳俟機宜審其算若邊戍未增星居布野勤惰異教貧富殊資疆場之民多懷彼此虜在去就不根本業難可驅率易在振蕩又狡虜之性食肉衣皮以馳騁為儀容以游獵為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室之衛柳風沐雨不以為勞露宿草寢維其常性勝則競利敗不羞走彼來或驟而此以奔疲且今春踰濟既獲其利

乘勝忸怩未虞天誅比及秋未容更送死姦騎蟻聚輕兵烏集竝踐禾稼焚蕪閭井雖邊將多略未審何以禦之若盛師連屯廢農必衆馳車奔驛起役必遲散金行賞捐費必大換土客戍怨曠必繁孰若因民所居並脩農戰無動衆之勞有肝衛之實其為利害優劣相縣也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今青兗舊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萬家此寇之資也今悉可內徙青州民移東萊正昌北海諸郡太山以南、至下邳左沐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陵北阨大峴四塞之內其號險固民性重遷闇於圖始無虜之時喜生咨怨今新被鈔掠餘懼未息若曉示安危居

以樂土宜其歌拚就露視遷如歸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舊
秋冬收歛民人入保所以警備暴客使防衛有素也古之城池
處々皆有今雖積毀猶可修治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
悉著城內假其經用為之間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
長吏為師丁夫匹婦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
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陣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說戰士
二千足抗群虜三萬矣三曰纂偶車牛以飾戎械計千家之資
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伍百兩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
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既已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

夙戒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伏勿使有關千家之邑
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輸之
於庫出行請以自衛弓榦利鐵民不得辦者官以漸充之數年
之內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農竝修在
於疆場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怯勇山陵川陸之形寒
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成申作師遠屯清濟功
費既重唐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管子治齊
寄令在民商君為秦設以耕戰終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
強實由有數梁用走卒其邦自滅齊用技擊厥衆亦離漢魏以

來茲制漸絕蒐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遽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略唯望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今移民實內浚治城隍族居聚處課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否甲科上第漸就優別明其勲才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護老弱外通官塗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藝因事著畫戰見貌足相識夜戰聞聲足相救斯殺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論者必以古城荒毀難可修復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營其閭術墉壑存者因而即

之其有毀缺權時柵斷足以禦彼輕兵防遏游騎假以方將漸就只立車牛之賦課伏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民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為府庫之寶田蠶之氓兼城之用千家總倍旅之兵萬戶具全軍之衆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校矣今承平日久邊令弛縱弓鞬利鐵既不都斷往歲棄甲垂二十年課其所住理應消壞謂宜申明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往來幢隊挾藏者皆以軍法治之又界上嚴立關候杜廢間蹊城保之境諸所課伏並加雕鐫別造程式若有遺鏃亡刃及私為竊盜者皆可立驗於

事為長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青齊有舊縣城正在
澤內宜立式修復舊堵利其埭過給輕艦百艘寇若入境引艦
出戰左右隨宜應接據其師津毀其航漕此以利制車運我所
長亦微徹敵之要也

審勢論

蘇洵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千萬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
純于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
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于是蓋其子孫得其
祖宗之法而為依據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
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
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
公為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
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

計不可不預定于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于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彊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彊矣彊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彊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為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彊者利用惠乘彊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彊弱之

勢也然而不知彊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彊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人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以陰藥石之陰而投之以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為陰與已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

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彊弱以為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大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為彊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逐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彊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彊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捷平民是謂以彊政濟彊勢故秦

之天下卒斃於彊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彊之勢也勢彊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彊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法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也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

于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
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
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
軍之責不加重也寇胡彊盛凌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耻
不為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
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
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彊勢今夫一輿薪之火
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
負彊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彊焉者以此也

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
侯而後彊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
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彊
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卽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
人不知其國之為彊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卽墨大夫召烹
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趙魏盡走請和而齊
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
其弱也况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
其所以用威之資固以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焉有為而不

可者今誠能一留意于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奸民猾吏亦常恐々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歛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彊政彊矣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彊愚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

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不必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為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刑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為亂於是誅鋤其彊梗怠惰不法之人

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相文之事則又非皆
任刑也相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相公之治常任刑文
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為本
而號亦為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
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為不
可用刑用刑何為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
之務難矣

審敵論

蘇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
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末也古者夷
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
之憂為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
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
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
可得也北胡驕恣為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曩者幸吾
有西羗之變出不遜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

鋪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
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何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
多則賦歛不得不重賦歛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為息民而
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為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
不去聖人且猶耻之內憂而不為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
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疆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
之後中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
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疆固皆百
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

晉唐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疆大孺
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
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為可得而取矣及吾宋
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
之情勝則狃則敗則懲則晉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
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
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
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
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

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為也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
於地狷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
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
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
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為虺弗摧為蛇柰
何匈奴之勢日長炎々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
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々焉
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也然以
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

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
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
為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
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鷲鳥皆擊必匿其形
昔者冒頓欲以攻漢々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辭卑
者進也辭彊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
志不欲戰明矣闔閭之入楚也因唐蔡勾踐之入吳也因齊晉
匈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主則之變
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

古論大觀
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為辭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為害而勿賂之為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為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

祖懼其且為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綰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疆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為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七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々而摩之煦々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

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
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
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
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
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
之彊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
於今方且以為無事而愚以為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
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
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々乎將入於深

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為解者
是固失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為福今
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
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
張華以為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鼂錯
所以為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之七國必反而不
為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
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為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
又易為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

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為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
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
不如坐而得賂之為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
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
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既不能動
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翦棘多為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
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又不能動則技止
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
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

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
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以氣先者世
之所謂善聞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
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
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
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
界為盜耶有以相待無為虛言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
安無恐或告除道翦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
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

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為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易敵論

陳傅良

國雖小不可以無人侮之也以無人侮人之國者是易敵也夫易敵者兵家之深忌而天下之至危道也古之人亦有犯兵家之深忌而涉乎天下之危以濟者矣而不可以當韓信之將兵楚漢無與侶者矣而猶有難於其人其擊魏也必知其不將周叔而將栢直始以嬰孩視之及其破趙亦幸夫李左車之計不行而後喜夫以區區之趙魏而有二子者為淮陰之所難使二子而用則信之得志未可知也嗚呼天下豈有無人之國哉吾觀賈誼之謀匈奴欲以五餌啗之而不知中行說之教其君者

正欲其絕漢物趙涉之說條侯自以為從天而下之計而吳有
田祿伯者其計適侔于涉唐太宗揣高麗之上策而劉廬之策
果合於太宗則夫詭息竒慮之士靡國無之用兵者使已之長
而短人其危也哉知彼而不知己此兵法之所忌也雖然輕敵
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傲之固不可畏之亦不可過甚也將
之用兵必畏其有人則亦何往而可善料敵者亦以其勢揆之
不怯其強而法其弱不愛其勝而憂其敗蓋惟強者易忽而勝
者易驕弱者常危而敗者常戒也驕與忽之心勝則賢者之謀
不入一危而戒則屈已以下人必有出而扶持之者矣蹇叔之

言不用於秦師方興之日伍負之諫不行夫差屢勝之後至于
秦師壓境則鄭伯倉皇求計于燭之武會稽之耻勾踐屬心于
種蠡無他強弱勝負之勢使然也君子之料敵必於此乎辨之
故夫窮寇不知追而立喪垂亡之國必寬而假之者蓋恐夫疾
攻亟取所以深其慮合其交而使之自為計也嗚呼守即墨而
田單奮入郢而申包胥哭此燕吳之所以反夫敗於齊楚也悲
夫

爭論

潘興嗣

匹夫之賤猶立子以爭其惡立友以議其過況萬乘之貴呼吸而霜露變指顧而榮辱移朝不爭則暮有被其害暮不爭則朝亦然至有頃刻而不及者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又曰商有三仁焉比于諫而死其旨遠矣或豈無諫與諷歟譬之疾耳有緩補逸養而後定有攻治而後勝有針砭而後起者蓋時有緩急勢有盈虛先後之理不可以一途御也諷者依違而不切詩所謂主文而譎諫此緩補逸養之道也諫者直指其事爭者嬰其鱗矣此攻治之不效而至於針砭也若

堯咨而舜俞禹拜而益贊可以無事於諫爭猶曰予違汝弼汝
無面從君臣相與戒飭兢業如此後世之君奚恤而不用哉昔
者漢高帝謂周昌曰我何如主昌曰陛下桀紂之主也高帝容
之決非桀紂明矣如使桀紂之君雖無道猶用爭臣亦不失天
下矣

戰論

杜牧

論曰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
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
風渾淫巧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峇薛相貫高山
大河盤互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
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
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銳卒利及良弓健馬
無有也卒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
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

衝是六郡之師嚴石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為則緣淮已北循河之東南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戎戎夷大屯赫呼腥膻徹於帝居周秦軍師不能排闥於是盡剝吳越荆楚之饒以啖戍兵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徭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脩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為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處榮逸為

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騎則弱而未嘗為之簡帖整飭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毆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為而不地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為幸以師老為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旋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宅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竒外死勤於我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眎刀鋸菜色

其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誥責第來撫之至如鏜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為偃月一則曰必為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悞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察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之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竄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間持干戈洒掃垢汗以為萬世安

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于謗木傳于士大夫非偶而已

戰守論

何去非

兵有攻有守善為兵者必知夫攻守之所宜故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當攻而守當守而攻均敗之道也方天下交臂相與而事秦之強也秦人出甲以攻諸侯蓋將取之也圖攻以取人之國者所謂兼敵之師也及天下攘袂相率而叛秦之亂也秦人合卒以拒諸侯蓋將卻之也圖拒以卻人之兵者所謂救敗之師也兼敵之師利於轉戰救敗之師利於固守兵之常勢也秦人據崤函之阻以臨山東自繆公以來常雄諸侯卒至於并天下而王之豈其君世賢耶亦以得乎形便之居故也二世之亂天

下相與起而亡秦不三歲而為墟以二世之不道顧秦亦何足以亡然而使其知捐背叛之山東嚴兵拒關為自救之計而以無道行之而山西千里之區猶可歲月保也不知慮此乃空國之師以屬章邯李由之徒越關千里以搏寇而為鄉日堂堂兼敵之師亦已悖矣方陳勝之首事而天下豪傑爭西嚮而誅秦也蓋振臂一呼而帶甲者百萬舉麾一號而下城者數十又類皆山林崛起之匹夫其存亡勝負之機取決於一戰其鋒至銳也而章邯之徒不知固守其所以老其師乃提孤軍棄大險渡漳踰洛左馳右騫以嬰其四合之鋒卒至於敗而沛公之衆揚

袖而入空關雖二世之亂足以覆宗天下之勢足以夷秦而其亡遂至於如此之亟者用兵之罪也夫秦役其民以從事於天下之日久矣而其民被二世之毒未深其勇於公關樂於衝上之風聲氣俗猶在也而章邯之為兵也以攻則不足以守則有餘周文常率百萬之師傳於戲下矣章邯三擊而三走之卒殺周文使其不遂縱以搏敵而坐關固守為救敗之師關東之士雖已分裂而全秦未潰也或曰七國之反漢也議者歸罪於吳楚以為不知杜成臯之口而漢將一日過成臯者數十輩遂至於敗亡今豪傑之叛秦而罪二世之越關搏戰何也嗟夫務論

古論大觀
兵者不論其逆順之情與夫利害之勢則為兵亦踈矣夫秦有可亡之形而天下之衆亦銳於亡秦是以豪傑之起者因民志也關東非為秦役矣漢無可叛之釁而天下之民無至於負漢則七國之起非民志矣天下皆為漢役者也以不為秦役之關東則二世安得即其地而疾戰其民以方為漢役之天下則漢安得不趨其所而疾誅其君此戰守之所以異術也昔者賈誼司馬遷皆謂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則山西之地可全而有卒取失言之譏於後世彼二子者固非愚於事機者也亦惜夫秦有可全之勢耳雖然彼徒知秦有可全之勢而不知至於子嬰而秦之事去矣雖有太公之佐其如秦何哉

守論

陳傅良

天下之言守者則形勢而已矣形勢者以險為本嗟夫險未足以盡守之說也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劔閣天下之言險者無先也而子嬰降漢劉禪孫皓為魏晉之俘且夫雍梁之西荆揚之東非有變也金城棧道之固驚波怒濤之艱猶無恙也沛公危合之卒不繫于曩時六國之衆也鄧艾王濬之徒又非白公曹司馬懿之敵也而二君束手就擒一姓之茅土盡為喪國之社何也非其人也善乎賈生太史公之言曰使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西之地尚可全有噫非特秦然也葛亮陸機

而不死吳蜀亦未可以侮矣故曰守以險不若守以人昔者劉
項之爭衡也楚以拔山之力卒為漢嚮議者多咎項氏捐天險
之勝形懷區區之故國榮於匹夫畫錦之歸斯以取亡以愚觀
之項氏之所以亡者亦或不在是也方羽之霸瓜分關中之壤
授三叛將其意蓋在于障漢軍之東也羽之心自以三秦足以
限漢雖高枕于彭城之地而巴蜀之師亦未敢越境而下也而
不知夫憤軍降虜非漢之敵楚之返旆未卷而劉季已劫而奪
之矣羽不能止徒王鄭昌於韓以為西蔽終亦以飼漢而已矣
則夫關中之扼者羽之失人也及羽之擊彭城也亦慮夫漢之

過成臯也而令縱公守之未幾而縱公破則屬之大司馬曹咎
堅壁以捍漢甚矣夫羽之愚也且漢之不駕于楚者皆羽之身
與之角者也羽引而東雖百海春侯曾何足以礙漢哉不數日
而咎斃于汜水之上則夫成臯之不守羽之再失人也至于漢
高以一韓信守齊羽已有腹背之憂武涉之說足以見羽之無
聊矣嗚呼漢之獲信豈信之素官于漢耶羽不能用而棄之漢
則信之歸漢實羽之助漢而自孤也使羽而用信高帝雖欲不
鬱鬱于西可乎然則項羽之失天下非失險也失人也高帝亦
常曰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擒噫豈惟一范增哉

閱武論

劉勰

司馬法曰國家雖大好戰則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亟戰則民
凋不習則民急凋非保全之術急非擬寇之方故兵不妄動而
習武不輟所以養民命而修戎備也孔子曰不教民戰是為弃
之易曰君子修戎器以備不虞是以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
農隙以講武事三年而治兵習戰敵也出曰治兵始其事也入
曰振旅言整衆也還歸而飲至告于廟所以昭文章明貴賤順
少長辯等列習威儀夫三軍浩漫則立表號言不相聞故爲鼓
鐸以通其耳視不相見故制旌麾以宣其目若民不習戰則耳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不聆鼓鐸之音目不察旌麾之號進退不應令踈數不成行故
士未戰而震慄馬未馳而沐汗非其人怯而馬弱不習之所致
也吳王宮人教之戰陣約之法令廻還進退盡中規矩雖蹈水
火而不顧者非其性勇而氣剛教習之所成也鏑鉞不為巧者
銳而為拙者鈍然而巧以生勝拙而之負者習與不習也闔閭
習武試其民於五湖劔皆加肩流血不肯止勾踐習戰試其民
於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遽擊金而退之豈其惡生而貪
死賞罰明而教習至也是以蓬蒙善射不能用不調之弓造父
善御不能策不服之馬般倕善斲不能運不利之鉞孫吳善將

不能戰不習之卒貔貅戾獸而黃帝教之戰鷹鷂驚鳥而羅氏
教之擊夫鳥獸無知之性猶隨人指授而能戰擊者教習之功
也奚況國之士民而不習武乎故射御慣習至於馳獵則能擒
獲教習之所致也若弗先習覆迭是懼奚遽望獲今以練卒與
不練卒交鋒若胡越爭遊不競明矣是以先王因於閑隙大閱
簡衆敦修戎器為國豫備也

倒戈論

楊 夔

予讀周書至武王滅紂倒戈歸馬示天下不復用跡其事惑焉
以武王之聖有望旦之輔滅獨夫紂旌其功於一時可矣且曰
終不復用其米然乎
古淳結繩知禁中古朴赭衣懷畏末
俗巧嚴法不化故淳散而朴、散而巧、之變萬詐生焉則內
在外剛之心詎革於干戚之舞乎周之祚七百誠曰永久然以
臣臨君以兵向關者多矣齊桓南伐楚北伐戎晉文取叔帶於
温定襄王于鄭非二國崇示大順尊獎王室則周之社稷存若
綴旒自漢而下有國者罔不以兵力秦以黷武而滅梁以無備

而亡我太宗究滅亡之源委房杜政房杜以天下之大不敢
決於胸臆於是敢諫則先王魏論兵則讓英衛深謀宏法來代
有準泊林甫即明皇既安之隨旨順色以稔君惡乃以羯夷
勇暴之卒專我兵柄竟使獸心為國禍本其為黷亂國常褻慢
武義不亦甚乎且蒐苗獮狩所以講武經閱戎事也故曰預備
其不虞有備而無患則武之道豈可一日而忘諸嗚呼班子之
善斷不能以鉛刀攻其堅造父之善御不能以朽索制其逸則
有國者可以棄兵乎

宿衛論

真德秀

古者內外庭不分人主出入起居皆與賢士大夫游故文帝視
朝而受即官止輦之言馳坂而受表盜攬轡之諫蓋使其日侍
左右得以隨事納規則未為無補乃盛世事也至武帝時侍中
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藝器虎子之屬孔安國以儒者為侍中特
聽掌御唾壺則其媒慢已甚然有臣如汲長孺則帝雖雄暴而
所以禮遇之者特出丞相大將軍之上蓋所以取重者存乎其
人固不因親近而遂至於玩狎也後世此意不存人主親士大
夫之時少親宦官官妾之時多雖輔弼股肱之臣亦不過質明

趨朝鞠躬屏息稽笏奏事畢、而前數語即退而所與游處親
密者皆嬖倖近習之流耳况賢良方正之士脫迹草莽而觀光
上國其視黃屋之後塵重瞳之睟表遠在雲霄之上勢分隔而
情意日踈等威嚴而震怖易起所謂臨軒詳延之事特具文耳
安得如漢世之日近清光而得以時效忠讜乎然則所言願少
弛擊狐伐兔之事而求立經陳紀之計誠為至當之論至謂必
使大臣不得預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然後可以建
功業則非古義也又曰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夫
所謂賢良方正者取其能直言極諫以廟切上躬耳今反為人

主宴游射獵所蠱而壞之則何以謂之賢良方正乎汲黯魏徵
之流豈以日侍游獵之故而遂不能正其身高其節乎

二陣圖論

王 獻

炙轂子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自古聖王不得已而用之仗德而行則湯征葛乃為帝王若恃力而戰則紂放牧野終罹戮辱春秋傳曰兵之設久矣聖人以興亂人以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復曰文不犯順武不違敵蓋軒轅五十二戰義在惜民湯武七十二征本惟靖難且文而不武武而不文不可謂雄則文臣在聰明器量鑒人別材故曰文雄可以為相武臣在俊傑深沉果敢決斷故曰武權可以為將二畧兼濟則可以入為相運籌於廟堂之上則可以出為將折衝於萬里之外

古語九卷
然而將相之務在見有才力者賞之愚詐者去之如有才力者
不賞則忠烈疑而不進愚詐者在傍則讒邪黨扇而為欺如此
行之則何功而不立何罰而不行何才之有遺何戰而不勝孔
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又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如兩軍交
鋒之際列兵無陣由人民居而無城池立而無牆塹寇盜衝擊
則何以捍禦譬如蹴鞠較力猶設機便以護手足况有兵而無
隊伍有隊伍而無行陣有行陣而無奇正有奇正而無權變起
自黃帝命其臣風后演之本文不越一百字詞約旨微非聖賢
莫能研究太公起剪孫吳韓項並由斯術唯孔明尤盡其妙生

之於心機不形之於文義雖君臣父子不相傳授近者李全圖
載八陣只言或合而為一或離而為八不陳四奇變化之旨不
顯天衡地軸衝翼之文將帥覽之難曉今荆蓋天地二陣圖明
八陣八變之源燭火助陽自忘短綆庶幾英傑觀之稍裨焉

古語考

卷三十一

五

